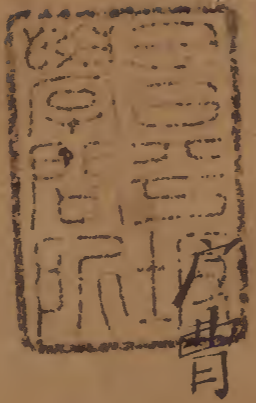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三十三



內閣文庫			
一五五函	一〇	三〇六九	漢書
一一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〇七函	一〇	三〇六九	漢書
三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16)	
函號	367	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八編類纂卷之三

淺草文庫



稗編

六曹

戶曹

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惔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巳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為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兌糴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

寬政亦宗
弊政

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寬。致有此弊。後來徵其弊。所以只糴之於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爲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爲商所虧。終也。民又爲官所虧。其失一也。馬端臨論唐和糴

和糴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報之勞。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糴。自是率以

爲常。咸平中嘗出內府綾羅錦綺計直緡錢百八十八萬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使糴粟實邊。繼而詔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令增糴廣蓄。靡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緡錢。或數十萬或百萬。別遣官經畫市糴。中等戶以下免之。初河東旣下。減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每歲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京東西陝西河北。缺兵食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麟府州以持餉道遠。遣常參官就置場和糴。河北

又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
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於兩池謂之入
中陝西糴穀又歲預給青苗錢天聖以來罷不復給
然發內藏金帛以助糴者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
珠直緡錢三十萬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邊費歐
陽修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並邊地不許人耕而私
糴北界粟麥爲兵儲最爲大患遂詔岢嵐火山軍閑
田並邊壕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糴如
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罷三路入中悉以見
錢和糴縣官之費省矣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

入中不如見錢和糴此今日儲邊者所當知也

萬賜河東經畧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樁備邊
自是三路封樁所給甚廣七年以岷州入中者寡令
三司具東南及西鹽鈔法經久通行利病以聞知熙
州王韶建議以沿邊和糴以一分見緡九分西鈔別
約價募入中者凡邊部入中有闕則多出焉其或饒
益誘之以紓用度是歲河東並邊大稔韶都轉運使
李師中與劉庠廣糴積五年之蓄復命輔臣議更與
陝西並塞芻糧之法令轉運司增舊糴三分以所糴
虧羨爲賞罰仍遣吏按視而陝西和糴或以錢茶銀
絀絹糴於弓箭手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

和糴之弊在此

八編頁

卷三十一

戶曹

三

八續卷三十一
路二稅外有和糴糧草官雖量予錢布而所得細微
民無所濟遇歲凶不蠲最爲弊法繼而知太原韓絳
復請和糴於元數省三分罷支錢布詔委陳安石元
豐元年安石奏河東十三州二稅以石計凡三十九
萬二千有餘而和糴數八十三萬四千有餘所以歲
凶仍輸者以稅輕軍儲不可闕故也舊支錢布相半
數旣奇零以鈔貿易畧不收半公家實費百姓乃得
虛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以其錢令並邊州郡和市
封樁卽歲災以填所蠲數年豐則三歲一免其輸朝
廷以爲然始詔河東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並罷以

其錢付漕司如安石議因用安石爲河東轉運使其
後經畧使呂惠卿復請別議立法除河外三州理爲
邊郡宜免餘十一州可槩均糴下有司議以歲和糴
見數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爲額隨戶邑高下裁定
毋更給錢歲災同秋稅蠲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
災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糴之名爲助軍
糧草宣和中罷畿內和糴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
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依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
糴等名其曰坐倉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
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

十可致斗米於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為利害，非臣所知。不從。明年又慮元價錢神龍衛及諸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仍聽行於河北、東、陝、西諸路。元符以後，有低價抑糴之弊，詔禁止之。其曰博糴，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五年又詔陝西錢重

博糴化常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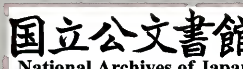
其其人

物輕委轉運使措置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其曰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措置熙河財用。孫迥奏：總管王君萬負熙河兩川結糴錢十四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餘兩，乃遣蔡確馳往。以路劾之。君萬及高遵皆坐借結糴違法市易降黜。有差崇寧初，蔡京行於陝西，盡括民財以充數。五年以星變講修闕政罪，陝西河東結糴對糴。其曰俵糴，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

帝恠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糴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往糴卽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乃詔歲以末鹽鈔錢在京粳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樁卽物價踴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價詔聖三年呂大忠之言召農民相保豫貸官錢之半循稅限催科餘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也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

預給錢于在京之民使輸十邊

皆然用俵多寡爲官吏賞罰其曰兌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嘗以麥熟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卽許變轉兌糴其曰寄糴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七年詔河北羸定二州所糴數以鉅萬而散於諸郡寄糴恐緩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自運李南公王子淵俱言寄糴行已久且近都倉緩急運致非難於是寄糴卒不能其曰括糴元符元年涇原經畧使上疏請並邊糴買豫榜諭民毋得與公



家爭糴卽官儲有之括索羸糧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其曰勸糴均糴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議行之鄜延經畧使疏卽言勸糴非可以久行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於有斛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有煩費疏奏坐貶五年言者謂均糴法嚴然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敷數過多有一戶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均糴旣而州縣以和糴爲名低裁其價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糴詔約止之宣和四年荆湖南北均糴以家業爲差勸糴之法其後寢及於新邊鄆郭

州積石軍蕃部患之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河章惇營溪洞沈起劉彝啟交趾之際韓存寶林廣寤乞弟之役費用科調益繁陝西宿兵旣多元豐四年六路大舉西討帝先慮科役擾民令趙尚廉問頗得其事又以糧餉匱惡欲械斬河東涇原漕臣以勵其餘卒以師興役衆鮮克辦給又李稷爲鄜延漕臣督運詔許斬知州以下乏軍興者民苦措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斃者不在焉於是文彥博奏言關陝人戶昨經調發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瘵已甚爲今之計正當勞來將士安撫百姓全其瘡痍使得蘇息明年

八續類纂 卷三十一 七
優詔嘉答初西師無功議者慮朝廷再舉自是帝大
感悟申飭邊臣固境息兵關中以蘇哲宗卽位諸老
大臣維持初政益務綏靜邊郡類無調發第令諸路
廣糴以備蓄積及詔陝西麟府州計五歲之糧而已
紹聖初乃詔河北鎮定瀛州糴十年之儲餘州七年
其後陝西諸路又連歲興師及進築鄯湟等州費資
糧不可勝計元符三年涇原經畧使章粲諫曰伏見
興師以來陝西府倉廩儲蓄內外一空前後資貸內
藏金帛不知其幾千萬數卽今所在糧草盡乏漕臣
計無所出文移指空而已今者正休兵息民清心省

事之時唯深察臣言裁決斯事若更詢主議大臣竊
恐專務興師上誤聖聽主議大臣指章惇也時內藏
空乏陝西諸路以軍賞銀絹數寡請給於內藏庫詔
以絹五十萬予之帝謂近臣曰內庫絹才百萬已半
其半矣蔡京用事復務拓土勸徽宗招納青唐用王
厚經置費錢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
歲費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五年熙河蘭湟運
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畝收五石粒當大麥之三異
時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馬之
食自足而價亦相當今邊臣不燭事情精米青稞與

計糶準今
符銀一錢
五分

造米大麥一例抵斗給散卽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贏會計一路歲費斛斗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青稞一百三十萬抵斗歲費二十六萬石石三十緡計七百八十萬帝乃命九折明年復令計斗給散竟罷九折又於陝西建四都倉平夏城曰裕財鎮戎軍曰裕軍通陝砦曰裕民西安州曰裕邊自夏人叛命諸路皆謀進築陝以西保甲皆運糧後童貫又自將兵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一討深入凡六七年至宣和未饋餉空乏鄜延至不能支旬月時邊臣爭務開邊夔峽嶺南不毛之地草創郡邑調取於民費

出於縣官最後有燕山之役雄霸等州倉廩皆竭兵士饑忿有擲瓦石擊守貳州將官者燕山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計口給錢廩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於是免夫之議興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卽役者輸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夫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夫者劉誼蓋嘗論之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旣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漁池埽始盡令輸錢及是王黼建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其克有濟諭民國事所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

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
緡河北群盜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饋餉糴事所不容
已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
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爲奸人情大擾於是
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初不拘於官編之戶凡降金
銀錢帛而州縣阻節不卽還者官吏並徒二年廣東
轉運判官周綱糴米十五萬石無擾及無陳腐撫州
守臣劉汝翼餉兵不匱及勸誘賑糴流離皆轉一官
七年以饒州之糴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糴
者計剩科罪十三年荆湖歲稔米斗六七錢乃就糴

以寬江浙之民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淫雨詔
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糴毋強配於民四年糴本給會
子及錢銀石錢二貫五百文實慶三年監察御史汪
剛中言和糴之弊其來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
非禁科抑不得夫禁科抑莫如增米價旨從之紹定
元年錫銀會度牒於湖廣總所令和糴米七十萬石
餉軍五年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輸緡錢使輸斛斗免
令賤糴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
之開慶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糴米五十萬石湖南安
撫司糴米五十萬石兩浙轉運司五十萬石淮浙發

運司二百萬石江東提舉司三十萬石江西轉運司
 五十萬石湖南轉運司二十萬石太平州一十萬石
 淮安州三十萬石高郵軍五十萬石漣水軍一十萬
 石廬州一十萬石並視時以一色會子發下收糴以
 供軍餉

宋志宋和糴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籍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
 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
 於六畜管仲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於人何如管子
 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
 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

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
 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
 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
 半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
 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鐘二
 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
 數開口千萬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
 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
 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
 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鬻號

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
必有一耒一耜一鉏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輦居玉友
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
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也
刀之重加六五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
加七三耜鐵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
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
與在焉桓公曰此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
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

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礬石也苟有操之不工
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
能令農母耕而食女無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
君伐菹薪煮水爲鹽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
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
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旣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
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
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
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
國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

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
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
以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
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鈔一鎌
一鐮一椎一錘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
缸一鑽一鑿一鉢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
一錐一箴一鈦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
是可以無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
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境有兵則懷

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
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
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齊仲

按鹽之爲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爲國者權利日至
其初也奪竈戶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則奪商販之利
而官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之食鹽者
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爲蠶
鹽食鹽等名分富貴五等之戶而俵散抑配之蓋唐
張平叔所獻官自賣鹽之策而昌黎公所以駁議之

者其慮已畧及此矣。逮其極弊也，則官復取鹽自賣之，別取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橫歛，永不可除矣。當時江南亦配鹽於民，而徵米在後，鹽不給而徵米如故，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宇縣分割，國自爲政，而苛歛如出一轍，異哉。

馬端臨論鹽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洛池，歲得鹽

今花馬池
古鹽池

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舊州井各一，果閬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歛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縣合昌渝盧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劔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爲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隸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

法及琦爲諸州權鹽鐵使盡摧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曠旱則土溜墳及隨時爲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楊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

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爲之衰息然諸道加權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

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絹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估爲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瑋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其後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糴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漁陽塗淪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

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權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異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鏞如劔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鏞奏論死如

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摧鹽使如江淮摧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摧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摧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乎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爲不可平叔屈服宣宗卽位茶鹽之法益密以壕籬者鹽池之提禁與盜壞與鬻嫌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一向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

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爲鹽院官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招募新軍五十四都餽轉不足乃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爲再出然而卒不能奪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初天下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

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疋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

唐志唐鹽法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監鹽也煮海煮井煮鹹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之杜承睿言鄜延環慶儀渭等州自禁青鹽之後今商人入

芻粟運解鹽於邊貨鬻其直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民食賤鹽須至畏法而蕃部青鹽難售今聞運解鹽於邊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冒法圖利却入蕃界私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民怨矣詔罷之天聖八年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爲害博兩池積鹽爲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度因畫通商五利上之十月詔罷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權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增緡錢十五萬康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

今世有入
中而無權
法

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
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與券償以池鹽繇是
羽毛筋肉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
貪吏表裏爲奸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爲
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
不行公私無利咸平四年祕書丞孫冕請令江南荆
湖通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入納金銀錢帛且
免和雇車乘差擾民戶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恕等
謂江湖官賣鹽蓋近煮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
通商住賣官鹽立乏一年課額冕議遂寢至天禧初

始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
鹽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
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
侵盜販鬻從而雜以沙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
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
輓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
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
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爲盜賊
其害如此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
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

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詔知制誥丁度等議皆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楚秦海真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勅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

景祐二年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康定元年詔商人入芻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與之謂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糴二十萬石至慶曆二年又詔入中陝東河東粟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茶鹽香藥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厚商旅皆願得鹽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並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踊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爲蓄賈所抑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是六萬商人以賤估售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皇祐

二年復入錢京師法視舊錢數稍增予鹽而並邊入
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
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爲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
京師廼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

宋鹽法

宋志

宋權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洲曰海州
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之蘄口爲權貨務六初
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安襄復州務廢京城
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產茶之州官
自爲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

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
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
謂之折稅茶悉送六權貨務鬻之民之欲茶者售於
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
錢若金帛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諸山場茶給券隨
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與茶如
京師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
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陝廣南聽
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
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敗茶樹者計

可僧以茶
爲苦欲剗

去之不知
此律

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薄采之不充其數者蠲之
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貿
易及一百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茶之爲利
甚博商賈轉致於西北利嘗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
於餽餉多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爲其
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
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荆湖給以茶及夥末鹽端拱二
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
淮淳化三年秘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權務令商人就
出茶州軍官場筭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

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糶兩
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
權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
命宰相召鹽鐵使陳恕等與式允恭定儀召問商人
皆願仍舊式議遂寢二年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
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
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餘貫及南
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
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
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

得所入芻粟之實價官私俱無利仁宗時交引益賤
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出內庫錢五十
萬貫令閣門祗候李德明於京師市而毀之乾興以
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
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
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
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
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
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
於茶商獲利無幾茶商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
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
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
感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
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
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抹之然
不能亡敝天聖元年更定其法呂夷簡李諮首考茶
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
緡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
五千總為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為本錢歲纔
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

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帖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辨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爲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爲輕重以絕虛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說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爲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詔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爲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納茶皆直十萬以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弊在茶與邊糴相須爲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

誤
此弊也
伊
摺改法

較之舊用三說法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有奇邊
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用新法京
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
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推行新法
功緒已見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然論
者猶不已天聖三年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
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
餘斤蓋計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
粗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
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
又奸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
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然自奭等
改制而茶法寢壞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
者千錢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
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
之法每券直十萬北市估三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
萬四千貼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
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
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皇祐二年三司奏散於
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錢茶直

十萬舊售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
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
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
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
百萬以賜三司久之人中者寢多京師帑藏益乏商
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賈之家
言利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
十萬緡既行而諫官范鎮謂內藏庫權貨務皆領縣
官豈有權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詔卽
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

得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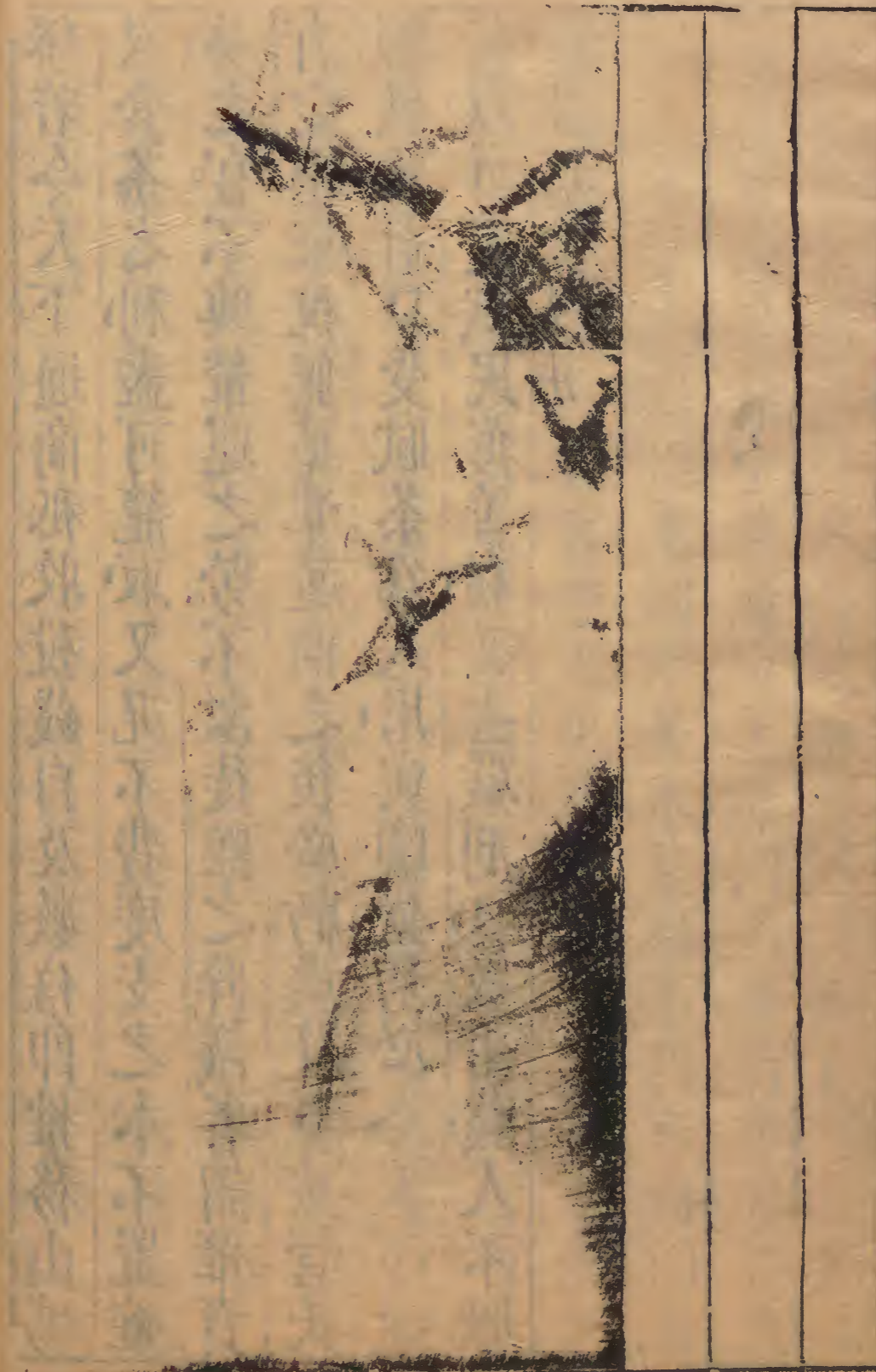
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
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未數年論者謂輦運科析煩
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
翰林學士韓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
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
絹者毋得折爲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
市估至京償以銀紬絹自是茶法不復爲邊糴所須
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旣權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
臘茶之禁又嚴於他茶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
擾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議執政曰茶鹽

此豈不可
通入鹽法

議簡而易
行法要而
可守

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克財臣兼利草茅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冒不悛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腴削臣竊嘗較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爲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

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及數倍卽權務山塲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况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權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隳之辟議者謂權賣有定率征稅無彘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宋志宋茶法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一

圖書編

六曹類

戶曹

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為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此說為近然亦不應外薄之地與五服之地相半攷之經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則凡所謂五百里者

舉一面計之也。若周官則曰規方千里，曰王畿。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舉兩面通計之也。是則禹貢
所謂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
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九千餘
里，南北一萬三千餘里。則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
北視禹貢幾二倍。然攷其所載山川，又不盡出禹跡，
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
廣狹制勾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
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爲道路川澮，截然直方，無有迂
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於

是道里始遷遠矣。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也。大
率勾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
誇多務廣，固盡外薄之遠。其計道里，又但以人迹爲
數，不復論勾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
五百里。漢三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
長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至于禹貢外薄之地，在五
服之外，而後世斥堠所到，盡在里數之內。此其多少
之不同，又不在言者。或者又曰：冀在九州爲北，堯都
冀州，則自甸服之外，北短南長。五服之地，北無所展，
而南有所棄，則如之何。曰：隆古都冀，政教四達，則冀

北之野生聚教訓必不如後世之爲窮漠所以冀賦
爲九州第一而水平之後分爲幽并其廣可知兼堯
都平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於今地里
三百七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蓋二百六十餘里再
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緬想當時甸
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蓋成周之制雖規方
千里以爲王畿然西自邠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
洛陽四達方六百里總爲千里耳五服之制其間截
長補短計亦如此何則周都豐鎬西至犬戎約餘千
里而犬戎之地自爲荒服先王之制賓服者享荒服

者王自穆王以犬戎地近責其從賓服之享自是荒
服者不至則是五服之制計古亦有因地而爲長短
者蓋因諸侯之分情以爲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
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
四面截然如此正方聖人立爲限制之經固必有通
變之義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內止方五千里而
先儒較以有漢廣輪之制全不相侔以謂西漢盛時
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五千里而山川所屈不出
禹貢之域何道里之殊絕也遂至孔穎達之徒有鳥
道之說謂禹貢之制據虛空鳥飛徑過而言兩漢之

制以人跡所通逶迤曲屈動有倍加切以為不然王
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
五千里之制即漢之六千里也况五服之制據萬里
而言合以東西四正為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
萊之海方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方三千
三百里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
則以遼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在東
北隅燉煌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表之
而廣兩則為尺有四寸而贏則五服之制舉其
隅而度其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五千里者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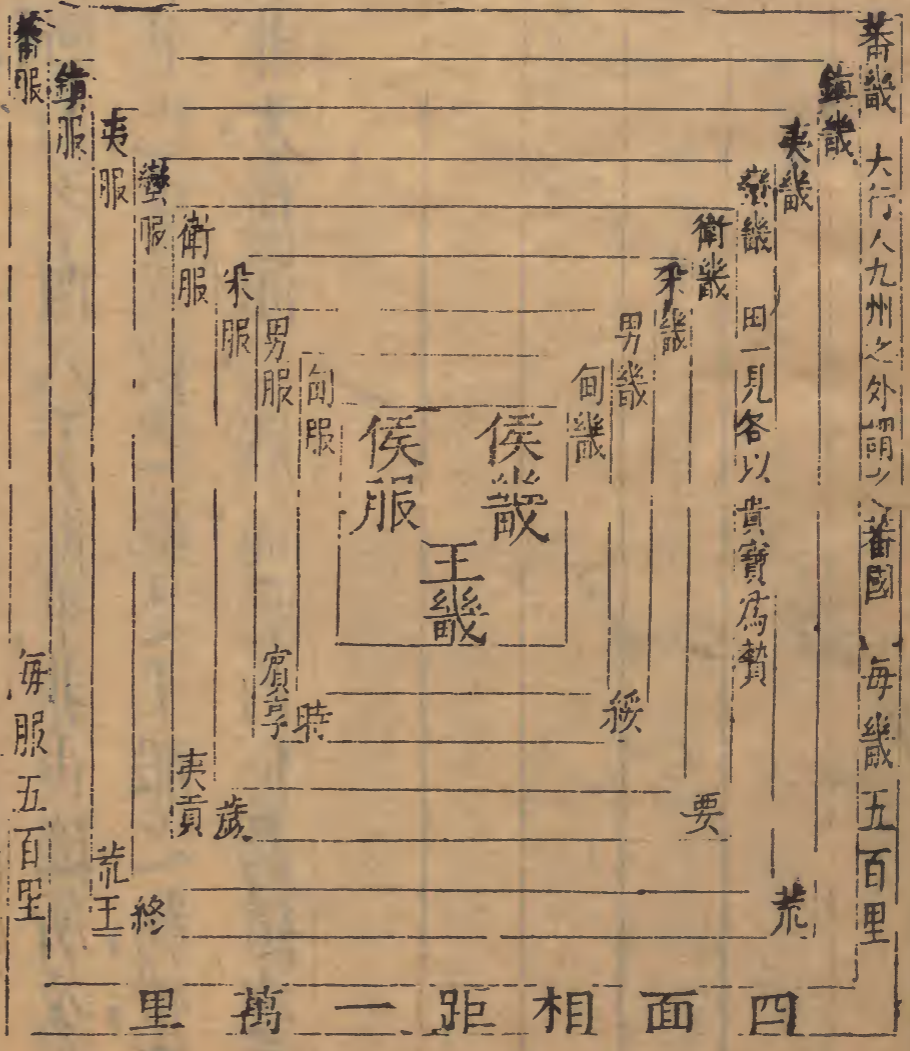
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至
平陽不盈千里已為戎狄之地是王服之制惟東西
南三方為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鳥道之云乎

禹貢五服論

周禮九畿九服圖

職方氏大行人九服同制

行人只言貢故鎮夷同下若論地或鎮夷猶在九州之外



周禮大司馬乃以九畿之法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職方氏乃辯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歲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財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物爲贄畿者以限制畿疆言之也服者以服事天子而言也然此特言九州九服之制而成周封國之制可得聞

歟王制曰公侯皆方百里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伯子男皆以是差等蓋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祿可以分田制祿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祿故以分地制祿言武成以分土對列爵言之是亦以分土制祿言之也周禮則不然諸公之地以封疆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以封疆言則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如大司馬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是制軍亦三等與命同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則受命亦三等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則作服亦三等

司馬氏言九畿其外曰蠻夷蕃鎮。是天下封疆極四夷也。職方氏言九服其外亦足蠻夷蕃鎮。是四夷皆服事天子。夷鎮蕃服在行人。摠謂之蕃國。蠻服在行變謂之要服。是其要荒無常也。且以職方之地圖觀之。言邦國與都鄙而不及於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如此。則周家之疆理通乎蠻夷。閩貉戎狄矣。行人何以謂之九州之外乎。按王制謂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截長補短。凡三千里。說者謂言九州之實地也。今職方九州之地。荆州曰衡山。并州曰恒山。則是

盡東西南北言之矣。而行人謂蕃國在九州之外者。以其在六服外。而非九州內地爾。九畿九服論一

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京邑居中。而九畿九服莫不朝宗于京師。而究其實焉。周都豐鎬。西去犬戎。不過千里云耳。果可截然謂四面各二千五百里耶。司徒建國必求地中。謂以土圭測日景而揆中焉。鄭氏遂謂陽城天地之中。故周公營洛。然洛去陽城亦甚遠矣。曷不遂都陽城而都洛耶。九畿九服論二

虞五服九服合一圖

大虞九州之外貢法貴寶為費	周	藩	鎮	夷	蠻	衛	采	甸	侯	周曰王畿				
	州九	外之二	咸百	建里百	五流	長	采里百	采夷里百	里百二	武奮里百	衛文揆里百	侯諸里百	邢勞里百	堯曰甸服
	五百里	荒服	要服	綏服	甸服	侯服				皆方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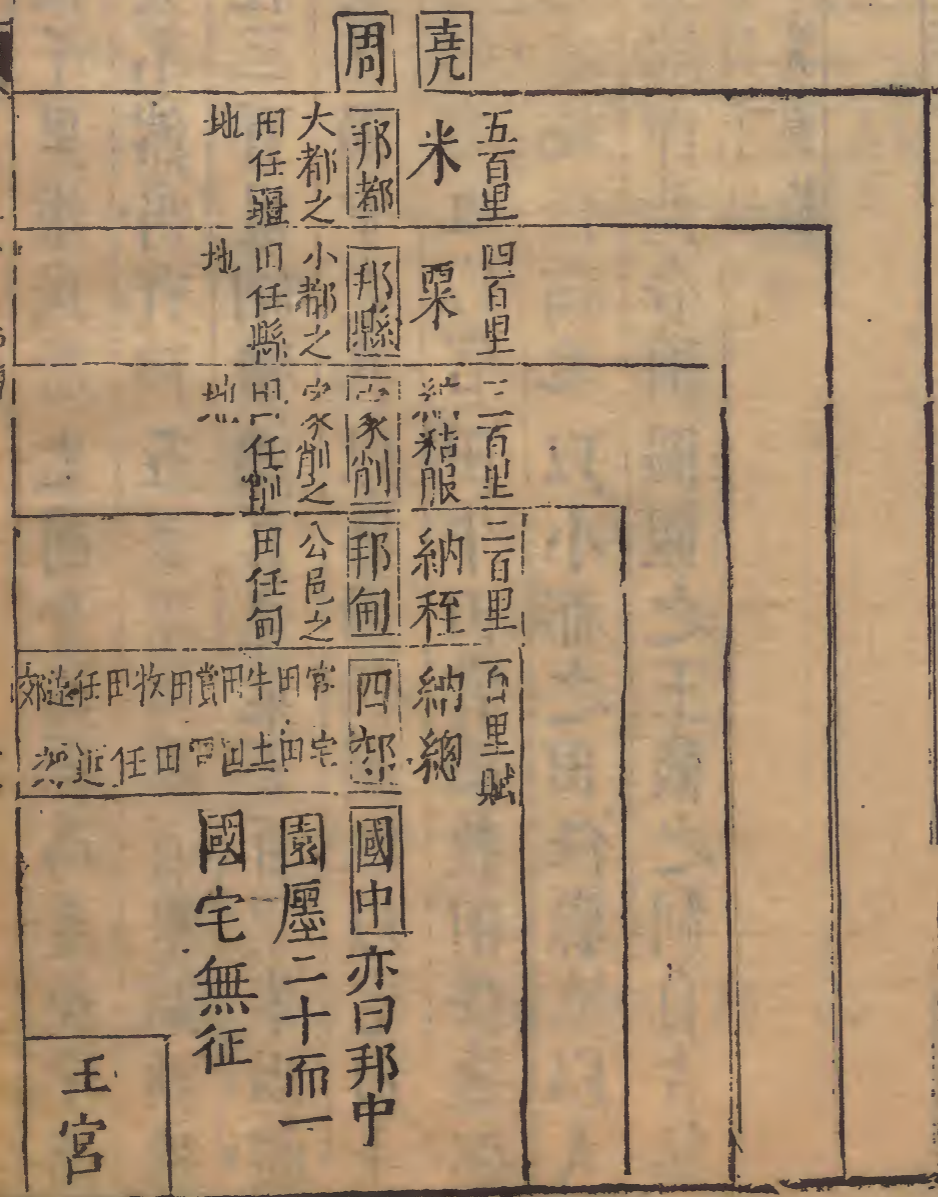
國中 王宮

虞周五服九服之制或謂堯之五服本二千五百里禹于五服各弼以五百里故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又謂堯之五服五千里周制九畿每畿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愚獨以為一耳堯制通王畿為五服曰侯甸綏要荒各服內各分三百里二百里是一面五百四面相距為一千里故五千里周制除王畿千里之外曰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則是兩面相距五百里九服皆然是止四千五百里通王畿為五千二百里大行人夷鎮藩三服通謂之九州之外但以貴寶為贄禹于九

八編頁纂 卷三十一 戶曹

州之外謂之外薄四海而咸建五長則其治之詳略又無不同也而謂周公斥大土宇不亦謬哉如舜封象于有庠義仲側日于嵎夷禹南巡于會稽導弱水至流沙此四裔之地皆古人足跡所及者周之斥大安在也至于土貢北皮服南象齒則朔南盡乎朔方南海亦可知矣信乎天下輿地古猶今也其不同者特畿服之限制云爾虞服周九服制論

虞周千里邦畿合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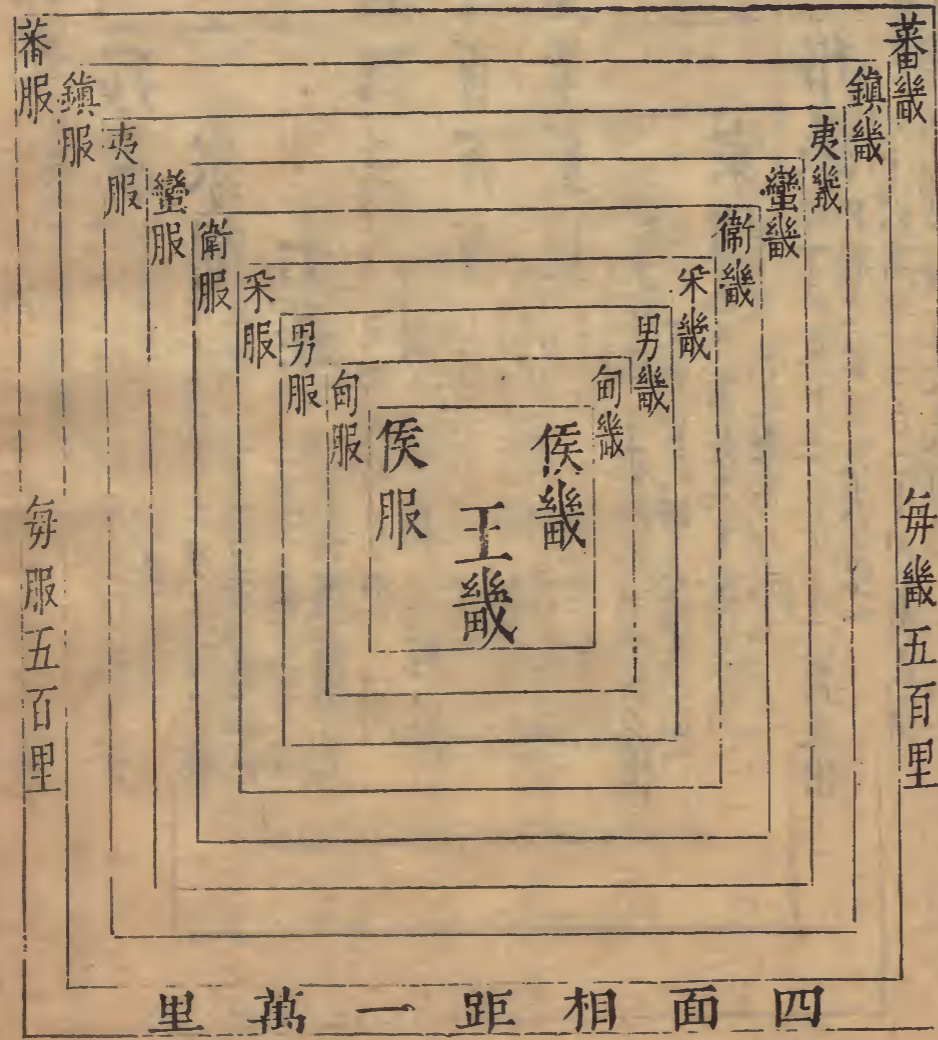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籍

一

周禮九畿九服圖



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前乎商而為夏後乎商而為周蓋莫不然禹貢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稅三百里納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家邑之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即此合前圖觀之王畿之制自古無異炳然矣

虞周千里邦畿圖論

八編頁集

卷三十一 戶曹

七

王畿鄉遂采地總圖

邦都 三十六同三公王親子弟子弟

邦縣 各受百里餘為公邑

家削 各受五十里餘為公邑

六遂 各受二十五里餘為公邑

五四三二 王城凡九里旁三門

百百百 國中九經九緯經

里里里 塗九軌凡遂門三

六遂 塗男子由右婦人

家削 由左朝中央左祖

邦縣 由社而朝後市朝

邦都 十二萬井二百八萬夫出

邦都 三十六萬井三百二十四萬夫出

按載師掌任地事則地無曠地間師掌任民力則民

無游民先王所以治國中野外不過如此而已王畿考

按鄭氏注引司馬法謂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

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其名不同其

制又異又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其

說亦非王畿千里有國中郊野鄉遂都鄙之別今只

據載師所任之地約而為圖略以見王畿千里之制

爾自國中而郊野為六鄉遂十五萬家所受之田其

餘則為載師所任之田矣王畿千里圖論

武成分土之圖

此武成分土為三，孔氏用孟子說也。

公侯百里

萬井三分去一六萬

伯七十里

四千九百井三分去一二萬九千四百夫

子男五十里

二千五百井三分去一萬五千夫



大國三軍

三萬七千五百人



次國二軍

二萬五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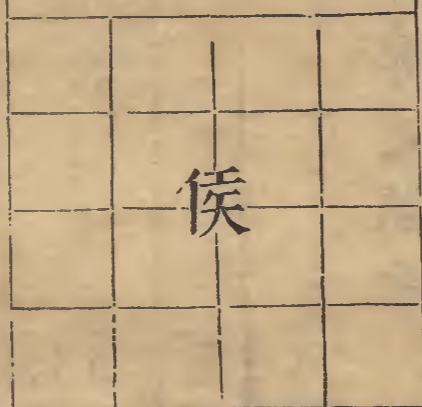


小國一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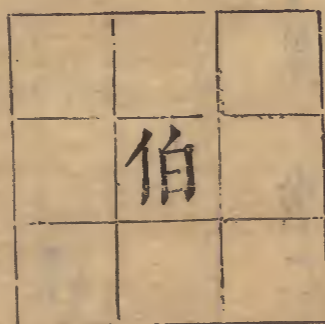
一萬二千五百人

成國兼附庸之制

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



侯



伯

食一百三十里有奇，食一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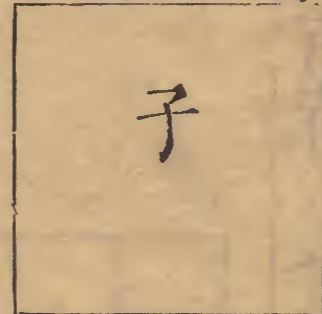
司馬法乃公田用助，通率如此。但周制鄉遂用貢采地用助，通率計之，四同有半之地，已為成國。

司徒建邦之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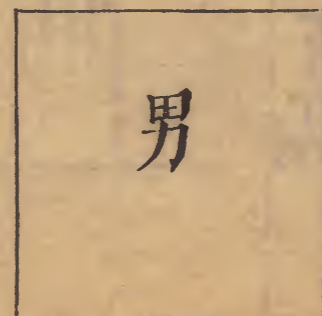
兼附庸言之則有五等自有地言之三等而已與分土為三不相抵牾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
 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諸采之地封疆方五十里其食者四之一
 諸衛之地封疆方五十里其食者四之一



司馬法同十為封三百里提六里萬井兵車千乘



食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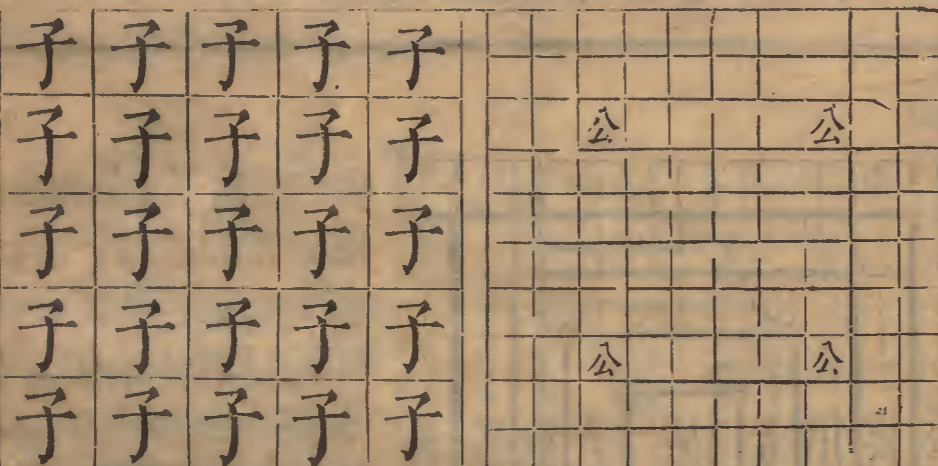


食二十五里

男無附庸

千乘之賦地占田同有奇餘為附庸之地食一百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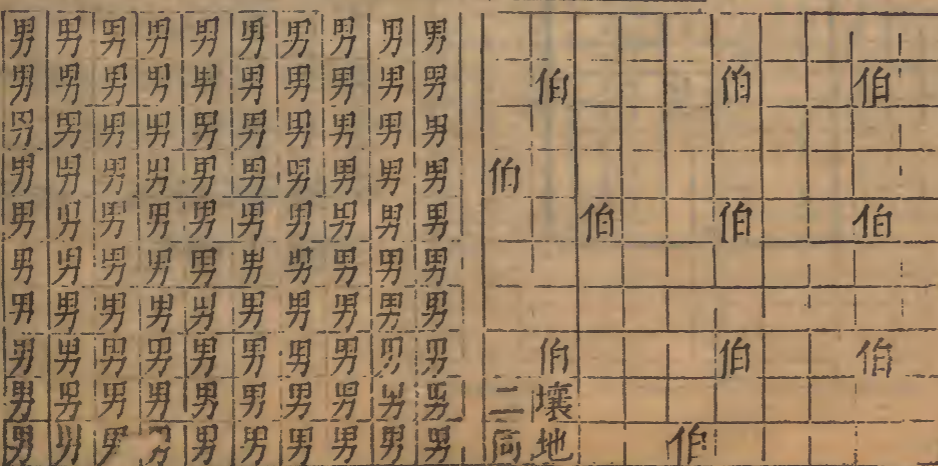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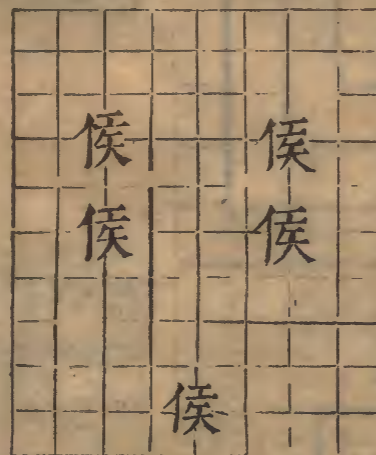
職方分國之圖



以方五百里則四公

以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

以方四百里則六侯
 四同之地以為開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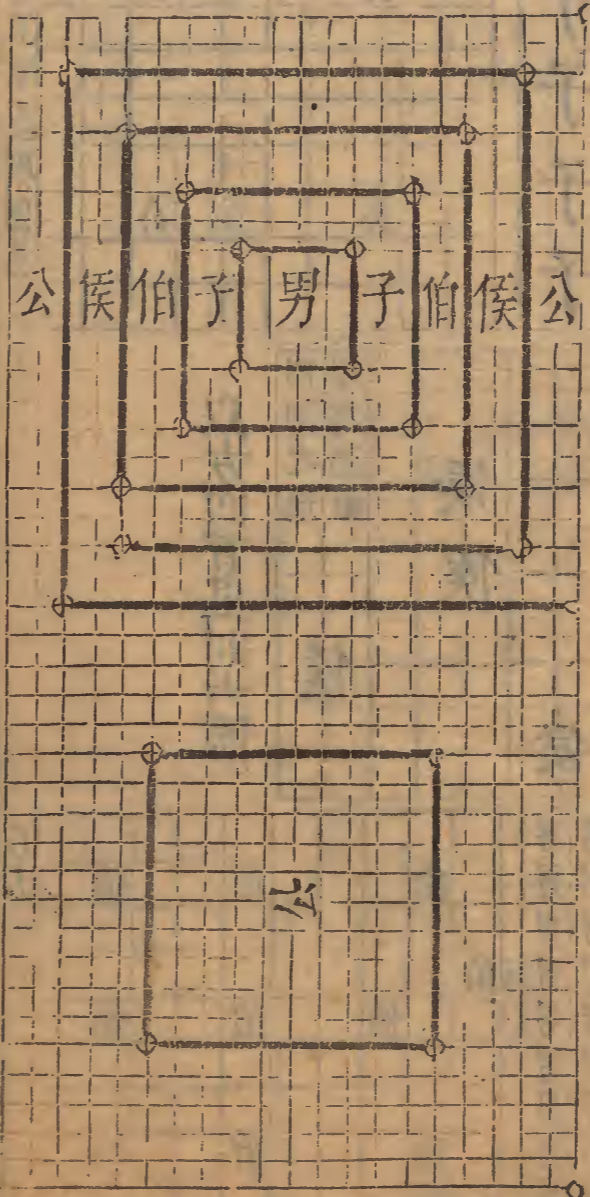
以方二百里則百男

以方百里則百男

八編頁卷之二戶曹

司徒建邦之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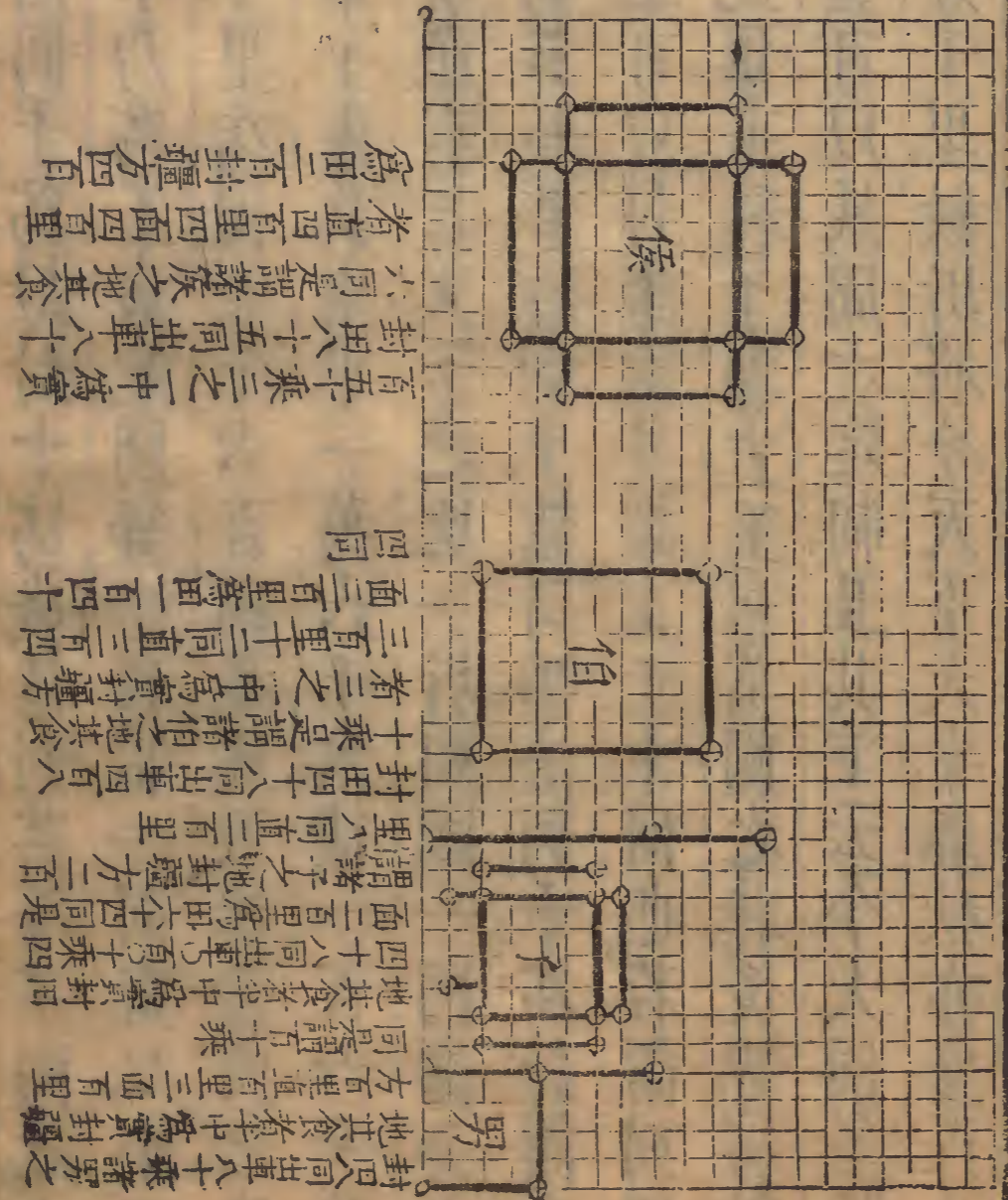
封爲十同



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而周禮之制則分赤五而所食惟三今以五等封國之制比次而觀大小隆殺如章服命數之相承自見其妙也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揭四面各五百里地此圖三十同直五百里四面五百里爲田四百同是爲上公之地其食者四之中爲實封田一百同出車一千乘

圖畿爲十封



封同出車八十乘諸男之地其食者半中爲實封疆方百里直百里三而百里同是謂百十乘地其食者半中爲實封四十八同出車百十乘四面二百里爲田六百同是謂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八同直二百里封田四十八同出車四百八十乘是謂諸伯之地其食者三之中爲實封疆方三百里十二同直三百四十二面三百里爲田一百四十四同

百五十乘三之一中爲實封田八十五同出車八十六同是謂諸侯之地其食者直四百里四面四百爲田二百封疆方四百

大司馬法同十爲封封十爲畿侯封其等不同凡大國之封十乃爲王畿此圖每一目當一同直二十五里四面千里爲田一千六百同是爲天子畿內之地每同出車十乘其出車一萬六千乘徒一百六十萬人左傳子產有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諸公之地四百同無乃非古制乎據司馬法同十爲封謂自十同已上可以封諸侯非謂止于十同也若謂列國一同者此但可行于前古玉帛萬國之時後皆爲附庸之國豈可以議周之定制且其下云今大國多數圻矣圻方千里數圻將分天下大半春秋亦安得此大過乎故此一時應對語治經不可執一論也

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然則大國三軍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局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爲之師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之軍制諸侯旣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卽禹之五服烏覩所謂七十里者武王滅國五千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遂過一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謂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提封萬井三分去一

爲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爲兵十萬尚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爲園廛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色。於何容之。家旣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他無餘地。車輦馬牛干戈之屬。於何容之。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卿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於何給之。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况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國。又明矣。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此軍也。出于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于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爲兵車四五十乘。具一軍。又五十里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賦五十乘。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言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則爲兵車五百乘。

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伯二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里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顓臾魯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于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况五百里四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相通且先王之於諸侯豈其封疆一

定而遂無所勸懲哉公之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合
五百里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慶而
益以地則豈以百里爲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見自有
之封疆耳公侯伯子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
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慶周公
云耳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於齊有錫履焉於衛
有畛封土略焉於衛侯奄受北國焉山川土田附庸
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
言益相表裏矣然則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諸儒
之說孰是乎曰皆非也鄭司農謂所食租稅之數男

適五十里是大國貢輕小國貢重也鄭康成謂公以
一易侯伯以再易子男以三易是大國土沃小國土
瘠九等自不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豈諸侯之
地皆無不易者哉子產曰先王班貢輕重以列尊
卑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公所謂邦內甸服
也畿外諸侯則列尊貢重矣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
四之一不亦尊重而卑輕乎康成曰大國貢重正之
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其意是矣奈何以一易再易三
易爲說也授之沃壤而貢重予之瘠土而貢輕是乃
適當然烏在其爲正之字之哉嘗以王食其半三之

一四之一為正然王食豈盡取其所稅哉諸侯以什一取民王又以什一取諸侯則四之一者是乃四十二之二耳旬稍縣都皆無過什二於其什一之中槩取其二焉此甸服之所以列卑貢重歟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伸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

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封國疆制考

秦三十六郡始皇益闢地南越置桂林南海象郡閩中又收匈奴河南地為縣四十

三川 河南 南陽 南郡 九江 鄆郡 會稽

潁川 碭郡 泗水 薜郡 東郡 瑯琊 齊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代郡 鉅

鹿 邯鄲 上黨 太原 雲中 九原 鴈門

上郡 隴西 北地 漢中 巴郡 蜀郡 黔中

長沙 內史

漢十三群武帝分天下為十三郡復益為十七郡曰捷為蒼海朔方酒泉武威牂牁儋耳

門沈黎汶山武都張掖燉煌益州樂浪臨屯玄菟真蕃各置刺史

楊 荆 豫 兖 梁 幽 冀 青 并 徐
益 朔方 交趾

唐十道

關內 河南 河東 河北 山南 隴右 淮南
江南 劔南 嶺南 後增為十五道 京畿 都畿 黔東
山南 分東 分西 江南 分東 分西 餘仍前

宋四京二十四路

東京 西京 南京 北京 浙西路 浙東路
福建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淮南東路 淮
南西路 湖南路 湖北路 成都府路 利州路

梓州路 夔州路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京西
北路 京東東路 京東西路 秦鳳路 永興軍
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河東路
元立中書省壹行省十有一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郡邑廢侯衛而為守宰據天
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
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
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
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
下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

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割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走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驍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亂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于人者百不一。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能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又夫郡邑可謂理可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下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

靜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
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
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
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
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
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
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邑削其民猶瘁矣曷若
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
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
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
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
因循不革而二姓交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
百祀大業彌固何係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
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
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者殷者三千焉資
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
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以不
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也
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
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

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封建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啓有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以天子而征諸侯，諸侯弗率而上干天子之征，禹之前無有也，而始於有扈。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羲和之罪曰沉湎于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而二人生于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矣。而啓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者，則必恃其土地甲兵，不卽引咎而悍然以抗其上矣。書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而觀其誓師之詞，有不用命之戮焉，有愛克厥威之戒焉，殲渠魁

釋脅從之令焉，則兵師之間所傷衆矣。夫治一人之罪，而至於興師，使無辜之人受用兵之禍，則封建之敝也。故曰：已見於三代之初，此之謂也。管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連率，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維，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祿不過十倍其卿，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必賜圭瓚，然後鬯，有巡狩，有述職，有慶有讓，綱紀未嘗一日墮也。若漢初諸侯王，則界以大城，名都，連數千里，未嘗爲之分限，山澤蓄積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大農，五嶽四瀆在其國者，不領於天

子之祠官。故爲諸侯者一受封之後卽自負其富強。摘山煮海招納亡命擅爵人赦死罪所以縱恣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後則作佐官之律嚴附益之法積毀銷骨所以猜防之者復如此蓋方其縱恣也則畏之有同乎敵國及其猜防也則抑之不啻如謫徙矣故仁恕者則流于縱恣西晉是也尅核者則過於猜防曹魏是也而晉魏皆緣是以亡是豈封建之誤哉古之所謂諸侯卽後之所謂守令然自漢中葉以後王侯之與守令始判然爲二承流宣化而實有治人之責者守令也食租衣稅而但襲茅土之封者王侯也

今欲並建則凡王侯受封之地必盡廢內史之官卽付之兵民之任而後可但恐恣縱專擅犯上作亂復如漢初之事容之則廢法而貽子孫之深憂誅之則傷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况魏晉以後王侯多是虛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五分食一者又有非其境內之地而遙封者如元魏之以會稽蒼梧建鄴丹陽等郡封其臣爲公侯之類是也蓋戶封旣爲虛名則受封者之俸祿必仰給于縣官而出納之吝有所不能免於是遂有虛食真食之異今欲盡復舊制則王侯受封之地旣瓜分賦隨之京師府藏頓鮮無以

供軍國之用非君上之利也。又王侯於所受封之郡邑既無撫字之責而徒利租賦之入于是一意侵漁不顧怨讟為封戶者甚于征權非百姓之利也。又所謂王侯者非子弟即勳臣素號名貴人華屋玉食之奉于京師為宜今使之塊處外郡朝不坐宴不與憂讒畏譏此絳侯之所以恐懼長孫司空之所以怨望然則又非受封者之利也。古今郡國沿革廢太康者后羿也弑帝相者寒浞也韋顧昆吾黨桀肆虐而亡夏之天下者非夏之諸侯乎崇黎有廢功紂為暴而亡商之天下者非商之諸侯乎周武公

未幾挾武庚以叛周者管蔡霍也非姬姓之諸侯乎王室陵夷至下堂見諸侯甚則射中王肩問鼎輕重周鄭交質繻葛倒置弑奪篡逆無國無之皆諸侯為之亂階也正由甲兵田賦盡在其掌握其敝必至尾大不掉亦勢使之耳孰云法制出於聖人盡有利而無弊耶始皇大其郡制以領縣邑而封建雖已廢矣然東游海上稱頌功德有列侯在焉如徹侯關內侯特無實封之疆土耳是藩屏不固斯基本易摧秦之亡也固未必不關乎封建之廢而其所以亡者實乎郡縣無與也

封建郡縣總論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三

圖書編

六曹類

戶曹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紆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輸其賦，仰事俯

育咸得其所，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奸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而田遂爲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于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割裂上之土，守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又莫能變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于煩擾多事，而國與民具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田賦總論

老泉蘇氏曰：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而田非耕者之

所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况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上之稅也。周之什

一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稅也。使其半供什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况今之稅。又非特止於什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齊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事。言復井田。既有言者。日奪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

承漢可爲而不爲。是以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可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六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旣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什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

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廓。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

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困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且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過三十。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二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出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散而入於它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亦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也。

水心葉氏進卷曰。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

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強敏。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言其迂。未敢以告於上也。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爲論雖可通。而亦皆非有益於當世。爲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爲井。而臣以爲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亦不必爲井。何者。其爲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爲。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

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皆歷見於鄉。遂之中。而置官師。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爲事。而諸侯非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北。淮潞以東。其不能爲不強使也。今天下爲一國。雖有罷縣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爲之乎。就使爲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中。天下將不事耕乎。井田之制。雖先廢於商鞅。而後諸侯封建絕。然封建既絕。井田雖在。亦不可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畎

遂溝洫環田爲之間田而疏之要以爲人力備盡至
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坡長
堰因山爲源乾涸流潦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
而用博使後之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爲田之利使民
自養其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爲不如三
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耳不在於田之必
爲井不爲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
遺陂在百年之外。漑防衆流卽之渺然瀰漫千頃者
如其湮淤絕滅尚不可求而况井田遠在數千載之
上。今其所陌連環墟聚遷改蓋欲求商鞅之所變且
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畧
具在勤勤以經界爲意歎息先王之良法廢壞於暴
君汙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耳目之所不聞不言
之遺言顧從而效之亦咨嗟歎息以爲不可廢豈不
難乎。井田旣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
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
所恃以爲治也。按秦廢井田之役後之君子每慨
難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彊坐擅
兼并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
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爲確實。愚又因水心公

之論而廣之曰夫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夫年十六則別授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爲士或爲商或爲工又所當周知也爲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文之際可以無敝

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寢廣然又皆爲世卿強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昇老而歸不過如

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予奪。校其豐凶以爲收貸。其阡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者。覈而奸敝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么麼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未嘗以百姓爲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敝已不可勝言。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許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爭百姓之業。而一其土。夫曰爭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

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井土之還授。其奸敝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敝。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敝。又爲稽覈。稽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

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筭不可得而詳矣其說可謂切中秦漢以後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乎地廣人衆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北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考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畫墮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訟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井田總論

井十爲通圖

溝廣深四尺溝上有畛高廣如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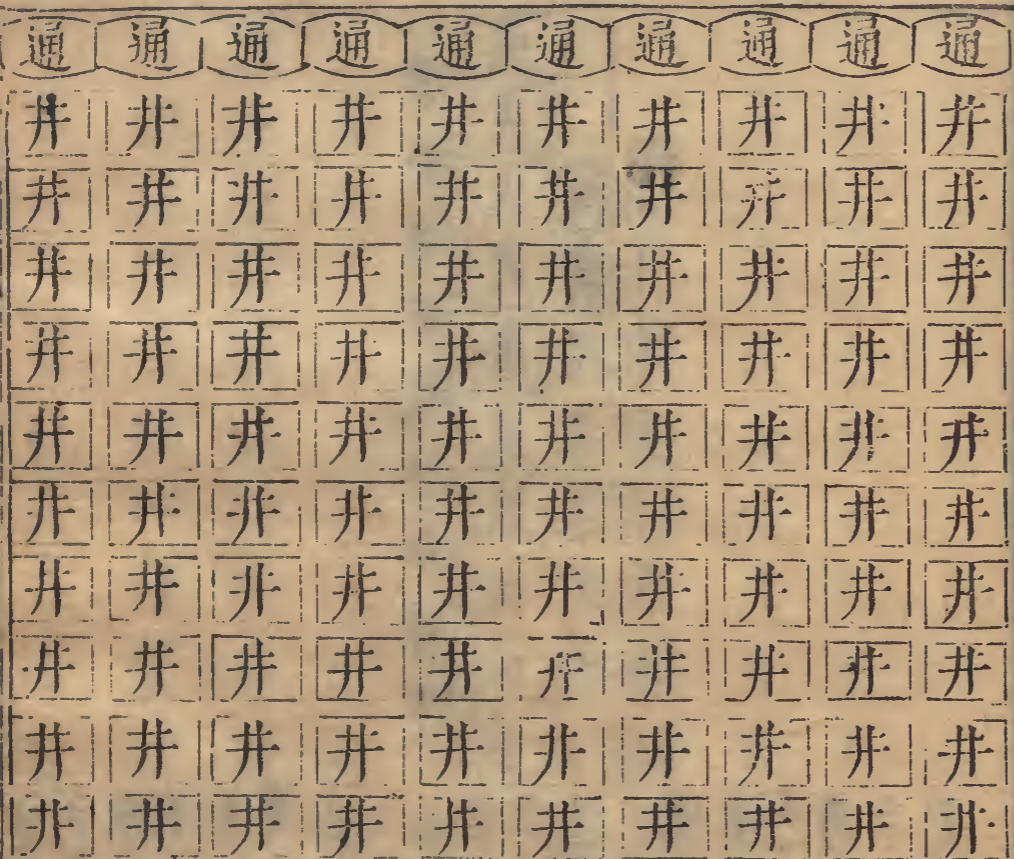
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

洫十一有涂高廣如洫

洫廣深八尺

遂人百夫爲洫洫上有涂司馬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十二人徒二人一溝受十夫一井之遂十溝入一洫則爲十井而百夫矣故曰百夫有洫井十爲通言百夫通力而治一洫又十井通力以與耨也涂之高廣如洫容乘車一軌塗之盡處有輿梁○牧之夫數十故有百千萬夫井之田數限于九夫數限于八此紀夫然以十者凡餘夫單丁及士工賈之文田不過二十餘畝其實與井必有十餘井故舉其成數言

通十爲成圖



遂人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司馬法通十爲成成百
 牛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
 十人○匠人方十里爲成
 成開廣八尺深八尺謂之
 洫○一洫受十井百夫
 之水十洫共入一澮則
 爲百井而千夫矣故曰
 千夫有澮通十爲成言
 十洫方百井井田之法
 于是而成也○一成百
 井千夫除山川等三分
 之一術佛甸之六十四
 井以上中下三等計之
 一夫耕二夫之地每井
 止四家爲戶二百五十
 六約五戶而出二卒故
 爲士十人革車一乘道
 高廣如澮乘容車二
 軌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戶曹

成十爲終圖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川廣四尋深四仞
川上有路高廣如川

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

達于畿
司馬法成十爲終終于井革
車十乘十百人徒二百人
千夫爲澮共人一井則爲千
井而萬夫矣故曰萬夫有川
成十爲終言十成之水共歸
于一川因山川之勢而加以
人工疏導水有所終故以取
義也自川則可以達于四瀆
矣
詩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
服爾耕十千爲耦終直二十
五里曰三十里十千耦皆舉
成數極言之以地方爲言千
井萬夫除山川道路等三分
之一爲二縣零二甸之地總
爲十甸共六百四十井出兵
車十乘
路之廣高如川容乘車三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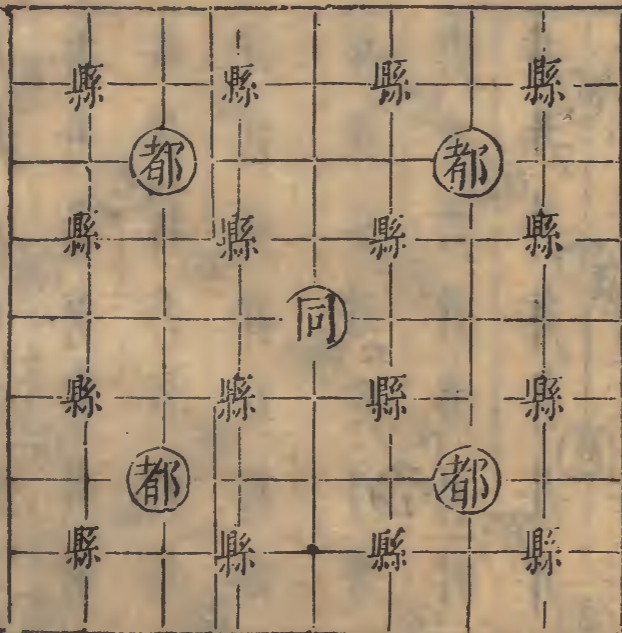
終十爲同圖

終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終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終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終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終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終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川川川河川江川川川

司馬法終十爲同同方
百里革車百乘士千人
徒二千人
終于井萬夫十終則提
封萬井十萬直二十五
里四百方一百里謂之
同者言雷震百里其聲
相同也同間廣四尋深
四仞爲川一岡之中其
川九其外爲大川以達
于畿者也每一日當一
成以地方計之雖有萬
井十萬家除山川道路
三分之一總爲百甸之
地六千四百井每井止
四家爲戶二萬六千四
百約五戶而出二卒故
爲士千夫二百五十餘
戶而出一車故爲革車
百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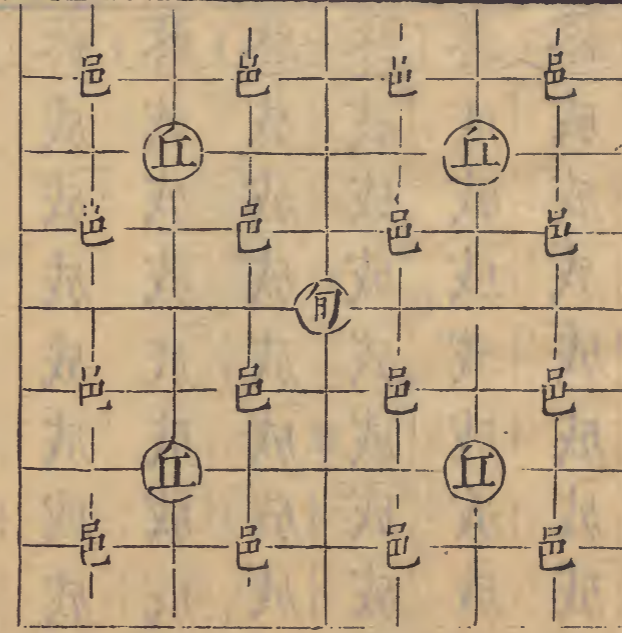
縣都之圖



方百里為同

四甸為縣方十六里二千
 溝洫則方二十里加三里
 二里夫地四縣為都方三十六
 地詩駿發爾私終三十六夫
 亦服爾耕十千為耦是也
 四都為八十里旁加十里
 為溝洫則方百里為同萬
 井九萬夫匠人萬百為里
 同耕廣二尋深二仞謂之
 澮專達于州各載二名是
 也如上下法除之仍有二萬
 三千八百夫出車百乘馬
 四百疋牛一千二百頭甲
 士二百人步卒七千二百
 人先儒賦稅不除三等非

邑之圖



方十里為一成

四井為邑方二里三
 夫之地方八里五百七十
 為甸方八里五百七十
 夫之地方十里為溝洫
 則地方十里為成百井九
 夫之地方十人所謂方十
 成地所廣八尺深八尺謂
 之成洫是也除百夫為餘
 三流仍有四百七十六夫
 然地有三等乘為二百三
 十疋牛出長轂一乘戎馬
 四卒七十二人頭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

八編頁集

卷三十三 戶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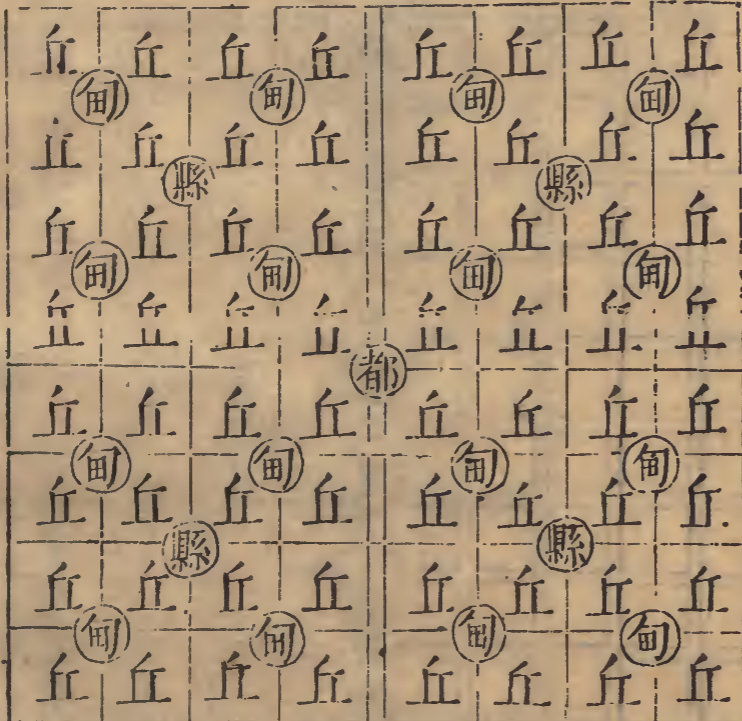
三

八編頁集

卷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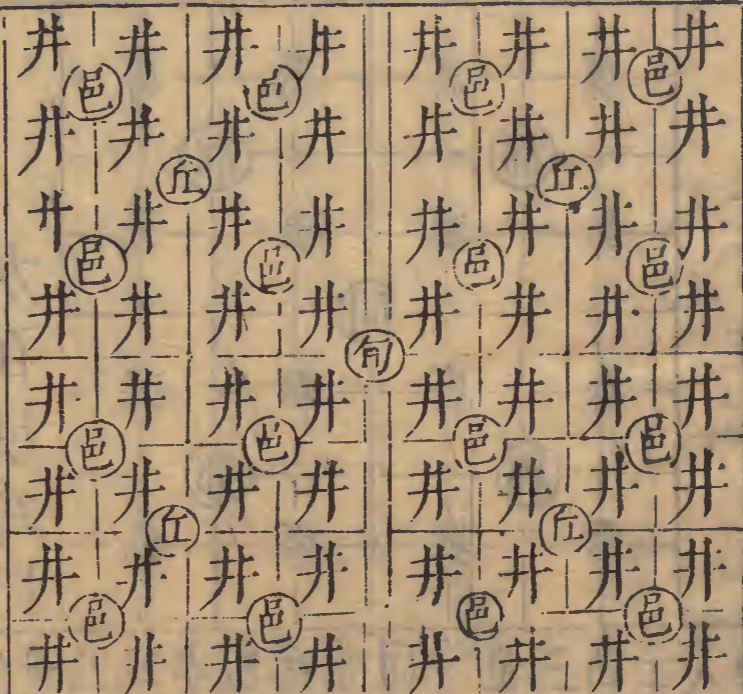
三

丘甸都縣圖



四甸為縣二百五十六
井一乘四縣為都一乘
車四乘四井為都一乘
二出四井四乘為都一乘
家出四井四乘為都一乘
都字以諸省從邑言諸
邑之會也
凡丘甸縣都皆據井邑
居民而立名所謂以室
數制之其出車當捉零
就整非可以道理計也
二圖正姑發明名數
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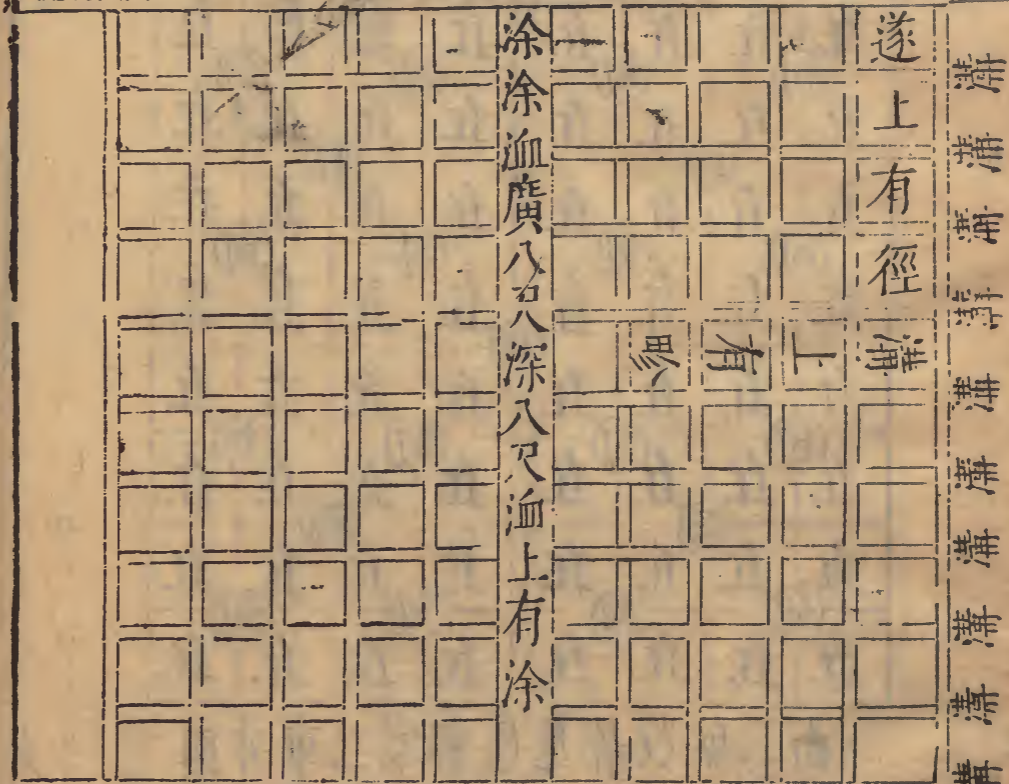
井邑丘甸圖



小司徒元九夫為井以百
步敵敵百為夫計之故曰
九夫地有上中下二夫之
地每井實則四家四井為
邑十六家論語曰十室之
邑是也四邑為丘十六井
六十四家丘之為言聚也
舜所居三年成聚是也司
馬法有戎馬一疋牛二頭
畢賦之法期于甸而魯成
公作丘甲春秋所以職其
重賦也四丘為之甸六十
四井二百五十六家司馬
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
步卒七十五人又重車一
乘將之者二十五人二車
共百人甸之為言用一佃
獸之名也一甸出車一乘
可以軍旅田役故名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遂人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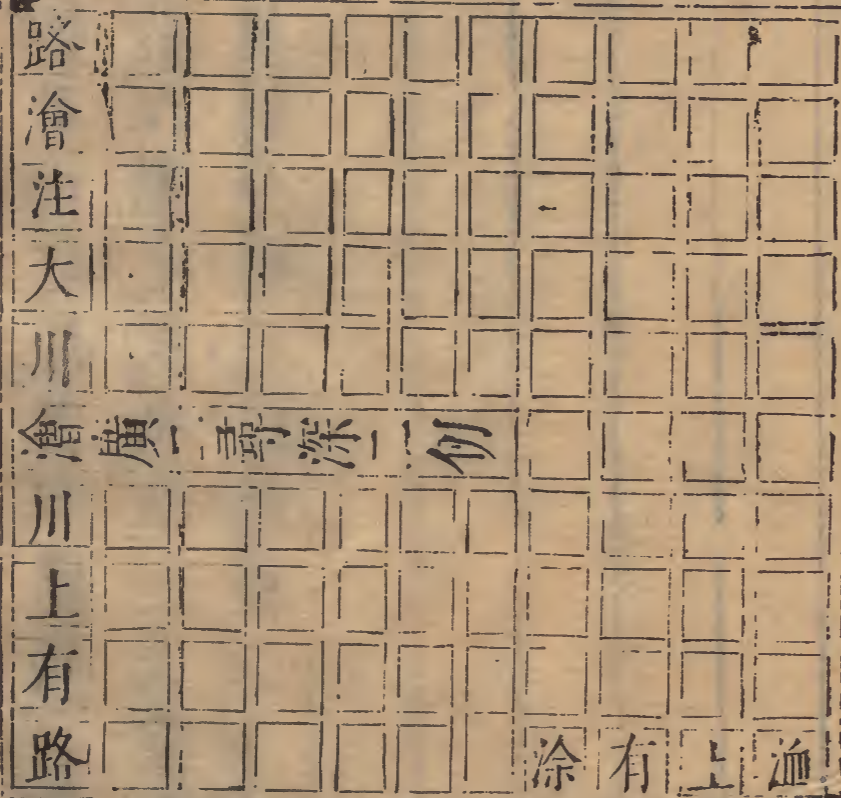


遂塗廣八尺深八尺塗上有塗

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間

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塗百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注謂萬夫者夫三十三里一百步九方而為一同遂從溝橫澮從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遂注入溝溝注入澮澮注入澮澮注入川故田畝之水有所歸焉匹人謂田間則有溝成間則有澮同間則有澮墾百里之地百溝十澮一澮蓋不易之制也遂人以萬夫而計之匠人以井里而計之其實一井九夫而遂溝澮則以百里而澮之一而已矣

洫之圖



萬方之地

塗上有塗

萬夫而計之匠人以井里而計之其實一井九夫而遂溝澮則以百里而澮之一而已矣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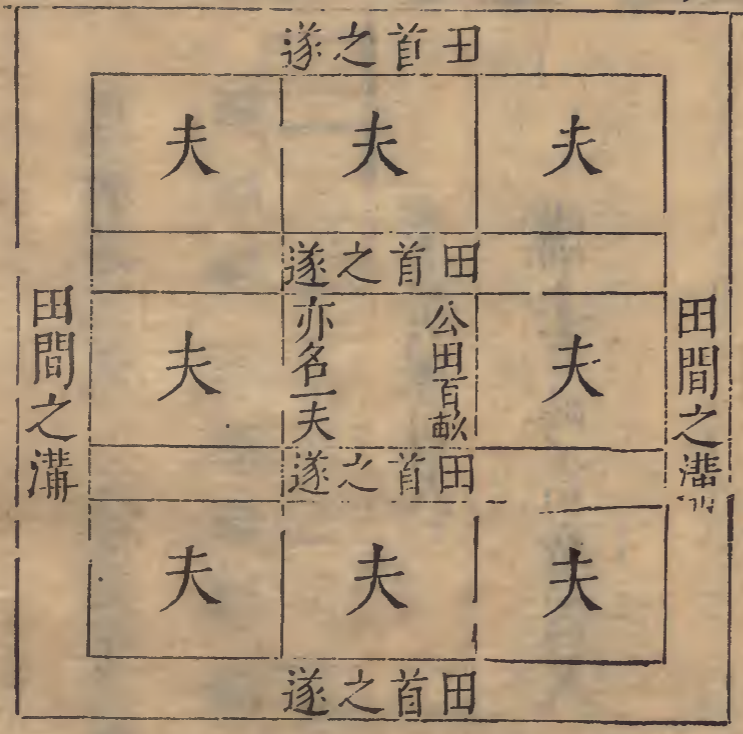
卷之三十三

戶部

七

通典曰黃帝時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則井田之原其來遠矣宋太宗詔江北之民種諸穀江南之民種稅稻真宗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田制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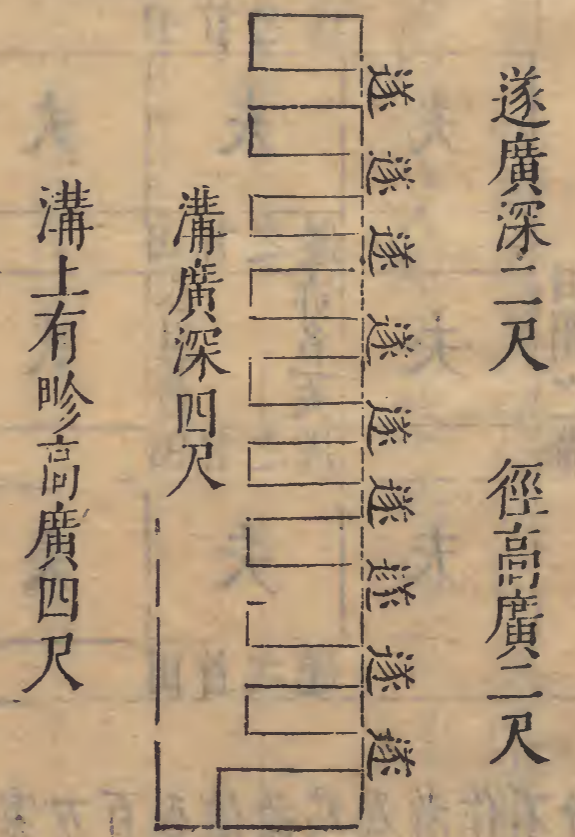
井田助法遂溝圖



詩公劉徹田為糧大
 五雨我公田遂及之
 私孟子曰方里而井
 九百畝中為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其田九
 方一里之中其田九
 百畝界為井字甲為
 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借其力以助耕公田
 故謂之助入家共耕
 為通力各私田百畝
 者通也均故謂之徹
 作則可計畝均收則
 不可蓋各入其田之
 所收故謂之私田若
 曰均收則公田外為
 民田不必分井字不
 稱為私田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戶曹

牧田貢法遂溝圖



孟子國中十一
使自賦又曰貢
者較數歲之中
以為當
千畝之田中為
遂九夫各受
田百畝九遂並
入于溝以其無
公田每夫各自
供其十一之賦
故謂之貢也

舊說以遂人有十夫子因以為鄉遂用貢法之溝洫
匠人有九夫字因以為都鄙用助法之溝洫愚謂凡
耕者皆為橫畝以入于遂一步為三畝立苗方一尺
此樹植之法井牧皆然也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
有溝溝上有畛大抵田首之水于溝亦井牧所同也
但井限于九夫牧則十夫此微不同然所謂九夫者
乃九夫之地非九家也且每井有餘夫受田一井實
不止九夫故舉成數言豈可因此而遂分鄉遂都鄙
有二法乎葉氏曰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
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寡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

八編頁集 卷三十三 戶曹

溝洫定水道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鄉言井
邑則遂之田賦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
之互文見義耳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
所謂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
井者正也牧者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
牧以均之也

朱子語錄曰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
合近世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
行鄭氏注分作兩項却是行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
之田分畫作九夫中爲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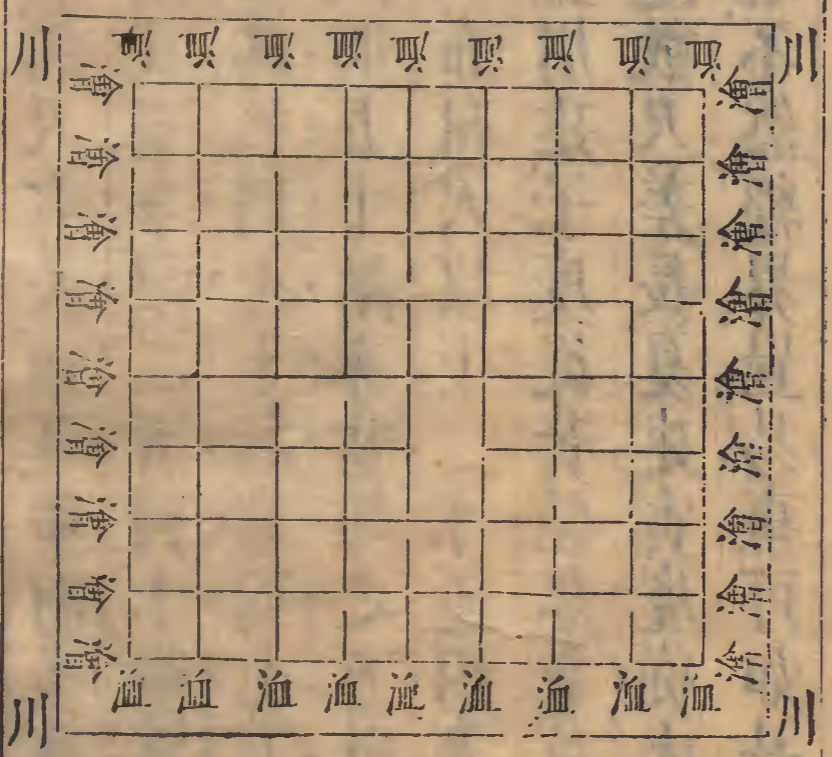
如井字整如棋局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
爲疆界行貢法之地則無間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
夫授百畝所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爲之蓄
洩此王法之所以異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
溝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澮必曰二尋蓋以平
原曠野之地畫九夫之田以爲井各自其九以至於
同其間所謂遂溝洫澮者隘則不足以蓄水而廣則
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踰也若遂人
止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
山谷藪澤之間隨地爲田橫斜廣狹皆可墾闢故溝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五
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以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始終畧言之大意謂路之下卽爲水溝水溝之下卽爲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溝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訂義所載永嘉陳氏謂遂人十夫有溝是以直度之匠人九夫爲井是以方言之又謂遂人所言者積數匠人所言者方法想亦有此意但說欠詳明耳然鄉遂附郭之地必是平衍沃饒可以分畫宜行助法而反行貢法都鄙野外之地必是有山谷之險峻溪澗之阻隔難行分畫宜行貢法反行助法何也蓋助法九取其一似重於貢然地有肥磽歲有豐凶民不過任其耕耘之事而所輸盡公田之粟則所取雖多而民無預貢法十取其一似輕於助然立爲一定之規以樂歲之數而必欲取盈於凶歉之歲至稱貸而益之則所取雖寡而民已病矣鄉遂迫近王城豐凶易察固可行貢法都鄙僻在遐方情僞難知故止行助法此又先王之微意也然鄉遂之地少都鄙之地多則行貢法之地必少而行助法之地必多至魯宣公始稅畝杜氏注以爲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好穀者稅取之蓋是時公田所牧必

是不給於用而為此橫政孟子之時助法之廢已久
盡胥而為貢法矣孟子特因詩中兩句而想像成周
之助法耳自助法廢胥而為貢法於是民所耕者私
田所輸者公租田之豐歉靡常而賦之額數已定限
以十一民猶病之

溝洫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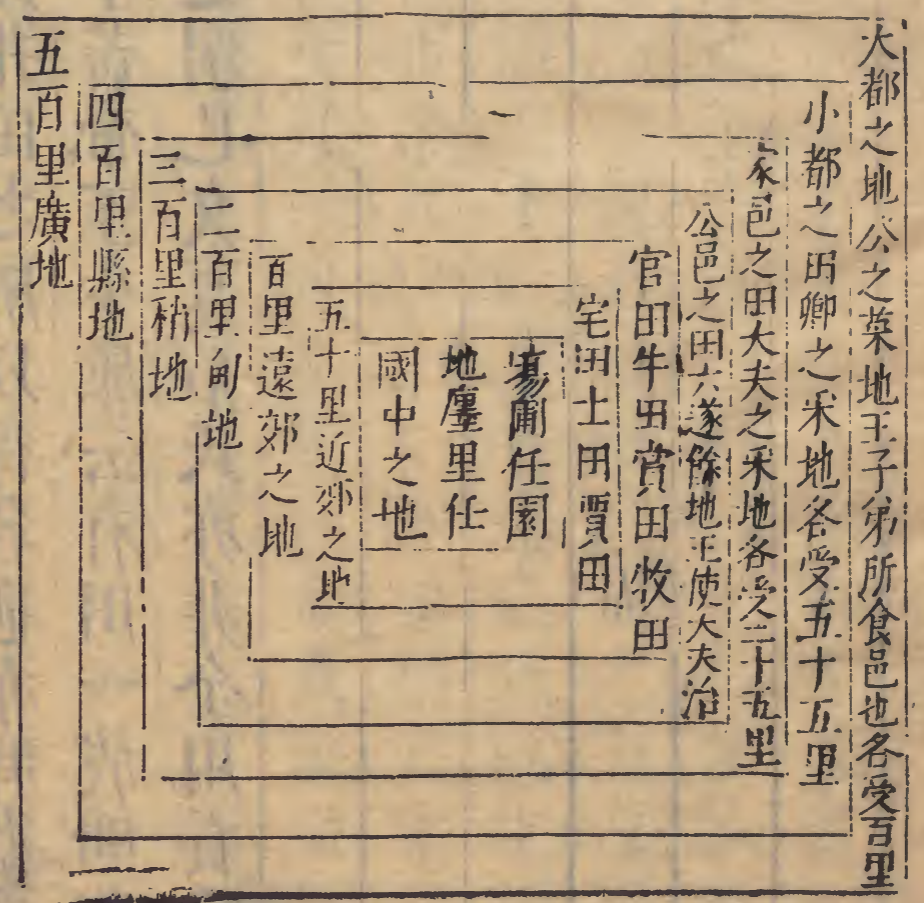
萬夫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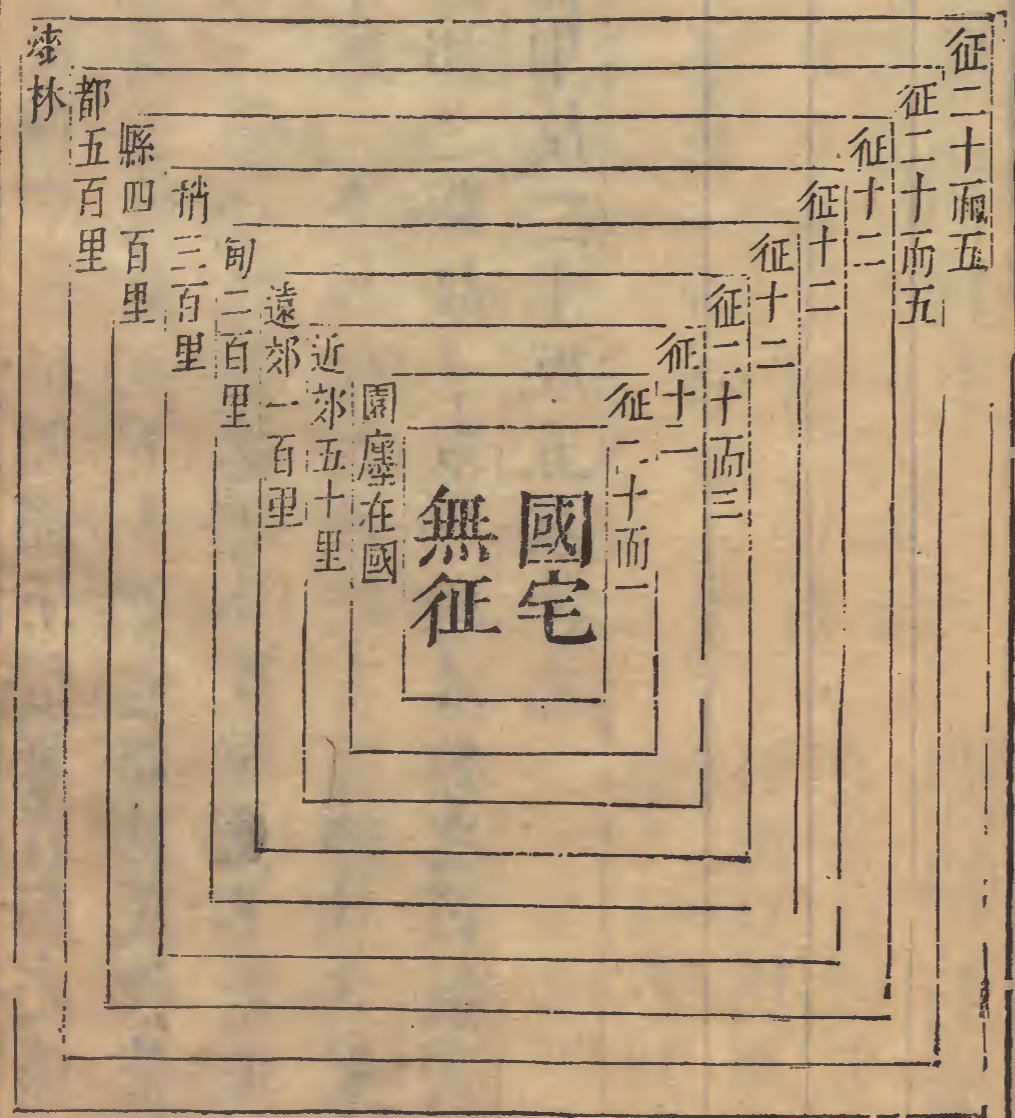
按三代授田有五十七百畝之不同者皆因步有多寡否則尺有長短耳步有多寡者如古以步百爲畝自漢武至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故殷人以一百四十步爲畝則七十畝當周之百畝夏后氏以二百步爲畝則五十畝亦當周之百畝也謂尺有長短者如三司布帛尺以十二寸通用尺十寸周尺止六寸有奇蓋周建子度從黃鍾起數故尺短殷建丑度從大呂起數尺差長夏建寅度從大簇起數尺尤長其說亦通不然經界豈易事可如是紛更乎經界既移則廬舍亦當盡爲改造且每井田中必鑿一井以備汲灌此井田之所以得名也亦將盡爲改鑿乎蓋井田起于黃帝至少康云有田一成則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之制已久夏后氏亦非全用貢法也

夏殷周授田

任地之法



征稅之法



王城之中國宅無征園圃所償窶者賴之廛里所受
 民以為居皆薄其征五十里近郊其民役使頻故輕
 稅十取一優之百里遠郊其民役使不若近郊之頻
 故二十取三至於甸稍縣都在遠郊外其民役使又
 不若近郊之頻故十取二唯漆林之征懼民趨末作
 侈於器用故二十取五以抑之

載師閭師相胥圖

載師任土

地	之	中	國	任	里	廛	以	<small>國宅園圃近郊遠郊甸稍縣都</small>
		地	園	任	圃	場	以	
		地	之	任	田	賈	田	士
		地	之	任	田	牧	田	賞
		地	之	任	田	之	邑	公
		地	之	任	田	之	邑	家
		地	之	任	田	之	都	小
		地	之	任	田	之	都	大

閭師任民

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任工以飭財貢器物	任商以市事貢貨賄	任牧以畜事貢鳥獸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任衡以山事貢其物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凡無職者出夫布
----------	----------	----------	----------	----------	----------	----------	----------	---------

載師任土自國中以及疆掌其大綱閭師任民自三
農以致無常職掌其細目相爲經緯夫凡民之事有
一定而不易者九職是也有兼爲而不費者樹畜是
也故先王之世雖士工商之家靡不受田務使人知
稼穡之艱難婦女各務蚕絲紡績則業日起而善心
生不勤于樹畜者則五者之罰使不得備禮載師以
其不務本業故徵其財閭師以其不能兼職故罰其
禮上之人非利其財也將驅之以務本耳非靳于禮
也將愧之而使勤耳又旅師三六遂之賦猶閭師之
于六鄉也閭師罰惰民之禮旅師聽新敵之治此皆
鄉遂之不可少者

周禮理財之官

宰夫

制財之出入

外府

掌邦布出以入待用

職內

入數

掌財

太宰國

制用

太府

受費之入

王府

玩好

金玉職幣

司書

之幣振掌事之餘財

司會

會計

治聽其會計詔

宰廢置

小宰

執九式之式

內府

掌受貨賄待邦大用

職歲

出數

掌財

周禮理財之法

生財

三農

穀生九

園圃

疏草木

虞衡

作山澤財

九數牧

養畜鳥獸

百工

備化八材

職商賈

阜通貨賄

嬪嬪

化治絲枲

臣妾

聚斂疏財

間民

轉移執事

歛財

邦中

待賓客

四郊

待稍稅

邦甸

待工

九家削

待匪頒

邦縣

待幣

邦都

待祭祀

關市

待差服

山澤

待喪荒

幣餘

待賜子

致財

妃

嬪

器

九幣

材

以待用

貢貨

服

旂

物

用財

祭祀

賓客

喪荒

九羞服

工事

式幣帛

芻秣

匪頒

好用

餘財

九式九

以供玩好

貢之餘

戶曹

三

戶曹

三

邦郊鄉遂野總圖

費誓	秋官掌獄	遺人委積	戴師任地	太宰九賦
鄉乃近郊故稱三郊	鄉士掌國中 郭民與國中同故稱國	邦之委積以鄉里以恤民 待施惠 難阨 里當作閭	以廩里在國中之以宅田士田賈以官田牛田當以公邑之田地以塲圃任園地田任近郊之地田牧田任遠郊任甸地皆國中 即鄉	邦中之賦
		鄉里以待賓 野鄙以待羈 客 遂乃遠郊故稱郊 以甸為野	郎遂	四郊之賦
	遂士掌四郊 縣士掌野 原係遠郊之地			邦甸之賦

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為止于兵車以九賦為諸臣田祿之賦非也稅賦雖一而賦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而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晨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于農車還于甸雖名為賦其實則使民自為衛耳以禹貢之書考之然後周禮貢稅賦之別源流會通蓋無可疑者夫冀州在王畿之內堯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稅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折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乃太宰之九賦也八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戶曹

州在王畿之外諸侯之國也田賦之下于是始立爲
貢篚之制焉有金木鈔石之貢有漆絲羽茅之貢有
球琳琅玕銀鏤磬磬之貢此則大宰之九貢也然禹
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類通可以言貢而禹
貢則專以爲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粟米之屬而周
禮則雜以他物代之不害其爲同也周衰王制不明
貢稅賦之法不復存成王周公之制魯之宣公初稅
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什一之稅雖然
賦則尚無恙也至于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
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受

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
于邦國之貢益悖謬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
諸侯既不致貢于天子子產言鄭伯之男服而使從
公侯之貢是晉人責貢於諸侯者又難給焉此豈惟
非周家之舊法哉虞夏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
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而掃地矣按周禮置理財之
官及理財之法可見天下貨財必有統御而後能度
支惟冢宰制國用此量入爲出之道也後世量出以
爲入故當事者漫無所紀各求其事之必濟竭民之
財而不知唐之錢穀判於丞相宋立三司使雖其法

八經類纂 卷之三十三 三
屢變要之欲一事宜以歸主者元豐改制計相職分
天下之民困于取之無度而公帑日窘雖欲會其歲
之登耗審其儲之盈縮稽其民之虛實以衡出入不
可得也今之戶部大率類此兵禮工光祿太僕等衙
門錢糧多有不通籍戶曹者周禮貢賦
稅征總論

按大府之職兼總內外二府內府在內所供者乃邦
之用外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
外交相稽考用之于外者取之于內用之于內者取
之于外此宮中府中共爲一體而內外之情通或者
深宮之中燕好之私恐外人知而中止者有矣此古

人之深意歟劉夔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六
典八法八則之式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
以爲職會計以進身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
之弊疚惟利是積則或傷于仁惟財是求則或害于
義故禮樂衰微黎民困弱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故必
知六典八法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
之法知其治之本而不失之則財用可致而不害
按自唐李吉甫爲元和國計錄丁謂因之爲景德會
計錄其後林特作于祥符田况作于皇祐蔡襄作于
治平韓絳作于熙寧蘇轍作于元祐所會計者其別

有五一日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
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
多寡以爲豐殺增減者也 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
後內牽于繁文外撓于疆敵供億旣多調度不繼勢
不得已徵求于民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一
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卽區區較其失得尋議
廢格使上之爲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自信
守 蘇轍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
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
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事當秩者埃闕則

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自宰相以下
任子之法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
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
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逆人心違舊法
不可言也而况于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
不爲之非何者事勢旣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
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
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
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
也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

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 朝廷國計所資故也

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實在 田土計二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九十二畝零○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 人戶總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一十戶 人口總計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一口○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夏稅秋糧總數諸司職 夏稅 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 錢鈔三萬九千八百錠 絹三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

七疋 秋糧 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五石 錢鈔五千七百三十錠 絹五十九疋○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課程錢鈔并金銀布帛等項折收總計三百六十三萬七百七十八錠有零 外有各處土產茶鹽硝礬朱砂水銀等物雖有定額數目繁碎難以備載 已上俱大明會典 按自弘正後至嘉靖二十五年太倉銀庫舊管一百六十二萬餘新收四百八千八萬餘開除三百七十一萬餘羽林前等衛五十二倉糧舊管九百九十八萬餘新收一百四十九萬餘開除一百六十八萬餘

本朝田土戶口稅糧課程錢鈔

張文忠疏略曰近年冗食之費積習至今固非一日
陛下合無 敕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
匠禮部於光祿寺司理於 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
冗費又 命下戶部約 祖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本
部本歲賦入之數酌取其中以爲定制以千之七爲
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山陝各邊兵荒非常之事此外
如土木齋醮游賞燕樂貴戚近侍無名之賞不經之
費悉從裁節不致妄用情由禮約費從事省期以數
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強矣 臣等會同五府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

官查得京庫銀以歲入言之夏稅其該五萬五千
兩秋糧共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
七十餘兩鹽課折銀三十餘萬兩 開辦三萬餘兩
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
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
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給散京衛官軍俸銀共
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可
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
項實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
題 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

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書蠲免入既虧于原額而出仍過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千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餘萬兩遼東豫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內外奏討之數又征進諸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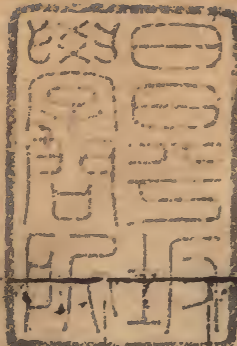
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荊居庸倒馬等處召買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送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虛財用何出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塞漏卮鄧林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于前奢靡之費漸長于昔而欲變制以用倉卒之取豈不難哉

本朝會期歲入歲用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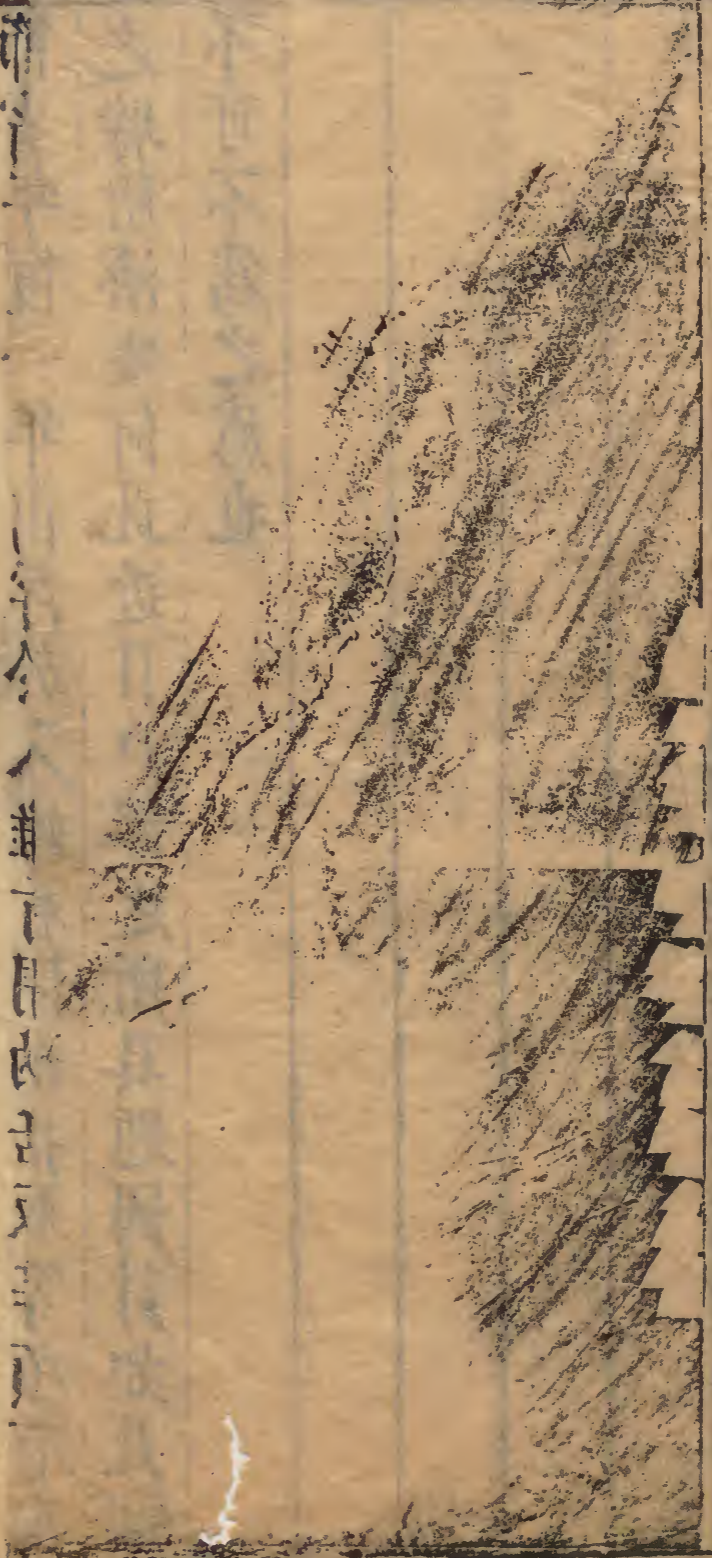
弘治十五年戶部題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查得
本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
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二千五百三
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九萬二千
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
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
七萬六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二十
五斤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
萬一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
零鈔關船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

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引屯糧大約
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一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年遞
年支運過錢糧并各處歲支卷冊內查得近年起運
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加減而歲入不及
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
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人之餘米輕賣放
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糧
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箇月
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錢
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

兩京營額用馬匹艸料折色三箇月并巡捕一年全
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料草束額用
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
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脩邊給
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賞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
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各兵銀一百一
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
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商鋪料價銀
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箇月折糧銀不
放外大約每年實支本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
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爲
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括取等項有事
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國計如此誠
不可不爲之慮也



新井... 卷之三十四



大合... 平... 歳... 費... 少... 贈... 一... 百... 四... 十... 八... 萬... 餘... 兩... 送... 今... 不... 爲...

